

悦读
视界

本期主题:绘本

时下,一提起绘本,很多小伙伴脑海中浮现的就是:儿童读物嘛。确实,绘本画多,字少,适合儿童阅读。然而你知道吗,绘本简单却不简单,里面的故事有时只有经历过世事的大人才能懂。

绘本里的小天真小美好,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孩童时期,绘本里的单纯与美好,需要心灵慰藉的人,一定会带给你安慰的。希望每个人都会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,希望每个人都能过着美好而简单的生活。

绘本不是
儿童专属
成人减压
一剂良药

献给勇敢长大的孩子

几米,本名廖福彬,1958年生于中国台湾,绘本画家。出版《森林里的秘密》《微笑的鱼》《向左走,向右走》《月亮忘记了》《地下铁》《星空》《时光电影院》等作品,开创绘本新形式,兴起绘本创作风潮。

在他的笔下世界
我们都未曾长大

“森林里弥漫着轻快的音乐,小兔子和我踏在飘浮于空中的枕木,一步步向前跳跃,如踩着一个美丽的琴键。我沉浸在悠扬的音符中,想起以前做过的梦……”1998年,当一本名为《森林里的秘密》的绘本悄然出现时,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奇,因为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风格——夸张比例和饱满布局构筑的富有视觉冲击感的画面,简练语言描述的魔幻故事,并不是在给孩子们讲成年人的冒险,而是在给成年人描摹他们童年时似曾相识的幻想世界。于是这本书一下击中了很多人成年人的心,让他们记住了作者的名字:几米。

在众目所视之下,几米带着“绘本作家”的标签开始引领一股创作风潮,一引领就是20年。尽管读者已经年岁增加,尽管几米今年也已60岁,但在他的笔下世界里,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我们,好像都未长大。

乍看上去,几米早期的作品充满寂寞、疏离与哀愁,然而细细品味,又能感觉到他最美好的执着追求,那种不轻易放弃的态度,能使人在这迷惘中保留些许振作的微光。这应当是许多人在忙碌都市面对压力时的感受,而几米细腻的刻画,将人们平时难以言说的心理状态表现了出来,唤起了巨大的共鸣。

我不太解释我的作品
怕会限制读者的阅读

记者:这次推出经典作品的宣传海报上写了一句话——献给勇敢长大的孩子,这是《月亮忘记了》里面的一句话,但是感觉能用来自您所有的作品?

几米:我不太去多加解释我的作品,怕会限制了读者阅读,那是不喜欢的事。有时遇到读者跟我分享他阅读的心得,可能是我都没想过的诠释,但读者分享阅读脉络又言之成理,我觉得这样也很好,因此很抱歉我没办法去总结我的作品。

记者:很多人认为您的作品给人一种寂寞哀伤却又蕴藏着积极力量的感觉,这是您想给读者的吗?

几米:其实我没办法直接给读者什么,读者阅读的时候,是自己和作品互动,透过作品让自己激起力量或抒发情感,主要是读者愿意投入地去阅读作品。我反而会因为读者跟我分享他阅读时感受到什么,而受到鼓舞,其实是读者给我力量。

先有文字再去构思画面
做儿童绘本反而更困难

记者:您可以称为成人绘本的开创者,您对成人绘本有着怎样的理解?创作之初是希望给什么样的人看?

几米:我喜欢看绘本。很多人都觉得绘本是给小孩看的,但我希望非儿童的青少年读者、成年读者、“熟年”读者也可以享受绘本的美好。这些读者平常可能不会接触到绘本的信息,逛书店时,也不会去一般绘本陈列的儿童区,因此我就把书的尺寸做成跟一般书籍一样大小,把页数增加,不像童书绘本那样开本很大而页数很少。把我的绘本装扮成一般书籍的样子,如此就可以陈列在一般书区,让所有的读者都可以接触到。

记者:从一开始创作成人绘本,到现在也创作儿童绘本,是什么让您作出了这种改变?

几米:我创作的童书,一开始是跟英国和美国的出版社合作,因为他们邀请我画图,所以才进入这个领域。童书绘本有很多儿童心理和儿童教育上的细节要注意,我一开始是不太懂这些的,是跟这些专做童书绘本的出版社还有编辑合作,才慢慢了解。这些书籍都不是由我写文字——不管是跟国外的作者还是跟向阳老师合作,都是先有文字之后我再去构思画面。但我自己的创作还是会比较偏向于给大众读者阅读的,不限定是给儿童的,是先从图像出发。做童书和成人书是完全不同的,不是有图画就会适合儿童。我做过几份草稿想自画、自写童书,但始终还是在草稿阶段。对我来说,做专门给儿童阅读的绘本反而是更困难的。

记者:您也说过在画成人绘本时常常遇到创作上的困难,一般是会被什么情况卡住?

几米:各种状况都有,有故事但没画面——对绘本来说画面很重要,还有主角的设定想不合适的、没办法衔接场景、没办法合理化角色行动的动机、找不到说服自己的主题、想不到好的收尾方式……有太多太多的困难得要克服。

我常有些奇怪的念头
所以把这些都变成小孩子的话

记者:您的书里经常会有“彩蛋”,比如其他绘本中的角色会出现在另一部作品中,这样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?

几米:这是希望有机会让以往的角色在新作品里出来和读者打招呼。毛毛兔出现最多次,因为它是我的第一本书的主角,我总是想找机会让它出来跟读者打个面。其他不同书的角色,会在后来书里面的人群背景中出现,也是同样的理由,让它们出来和读者打招呼。有一个比较特别的《幸运儿》的叙述者,就《微笑的鱼》的男主角,但我让他在后半段才现身,因为《幸运儿》这本书是由《微笑的鱼》才产生的创作念头。我觉得这是一种趣味,可能隐隐约约也是建立起某种它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架构。

记者:您曾经说过《月亮忘记了》,是送给朋友孩子的。还有哪些作品是送给特定的人吗?

几米:《森林里的秘密》和《谢谢你毛毛兔,这个下午真好玩》是给我女儿的;《向左走,向右走》是给我太太的;《蓝石头》是给我的父母;《忘记亲一下》给我的妈妈还有勇敢长大的孩子;《星空》是给青少年朋友的,书上写着“献给无法和世界沟通的孩子”;《地下铁》献给诗人;《时光电影院》给电影。我也做了个小游戏,把《忽远忽近》献给《向左走,向右走》。

记者:您的绘本中有很多是用小孩子的视角看问题,这是您平时的一种思考方式吗?

几米:那不是我刻意的,可能我的看法比较不同于主流观点,我常有些他人听起来会觉得奇怪的意见,所以我把这些都变成小孩子的说法。人们总是比较包容小孩有特殊的观点,对大人则是百般要求去合群。所以我把我自自一个大人之口会很奇怪的话放到小孩子的角色里,这样就不会奇怪了,哈哈!

记者:您今后的创作计划是什么样的呢,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全新的主题?

几米:目前正在画一本新的绘本,我想尝试画面和文字节奏感的试验,就像是音乐——聆听音乐就感到美好那样,光看画面和文字的互动就感到愉悦。希望可以成功。 据天津日报



简单又回味无穷的成人绘本



《一个人住第9年》
高木直子

终于从小套房搬到两房公寓了,终于旧家电可以换新了,终于想吃想睡、想洗澡看电视,都可以随心所欲了……但是3天连假,却没人跟我说话,半夜好希望有人陪,还有,楼上的小姐,请别再开错门了,这样很吓人……看着直子独居生活一步步展开,让一个在外面打拼的人有了归属感。谁也无法预见自己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,努力活出真我。

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
熊顿

以作者本人治疗的过程和内心感触为素材,讲述了一个癌症患者笑对生活的感人纪实。在睁眼就是治疗室,入耳就是化疗、吃药、体温、白细胞增减的环境里,她乐观地记录了每一段经历,用画笔细心捕捉了来自父母、亲人、朋友的关怀和生活中的点滴感动。一个风趣幽默的漫画家,在经历疾病给她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后,仍旧用作品里难以置信的坚强和幽默风趣的自嘲泰然处之。读者能从中获得积极面对人生挫折的正能量。

《当鸭子遇见死神》
沃尔夫·埃布鲁赫

一只无忧无虑的鸭子遇见了大名鼎鼎的死神!死神的出现预示着什么?离开这个世界又是怎样的感觉?如果死神就站在你的面前,你又会作何反应?一个生与死对话的故事,一段温馨感人的生命历程。死神一直就在身边,只是我们从未发现。人一生下来就是注定要死的,只是大部分人都忘记了这一点。生命与死亡是一对密友,缺少了死亡,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。

《鳄鱼爱上长颈鹿》
达妮拉·库洛特

鳄鱼先生喜欢上了长颈鹿,并试图让她看到自己,却屡屡受挫,最后的笨法子,是用绳子去套长颈鹿,想让她低下头来,看看自己迷人的微笑,长颈鹿小姐受到了惊吓,猛一甩头,直接把鳄鱼先生送进了医院。鳄鱼先生出院后有些灰心,可偏偏就在这时,他和长颈鹿在街头不期而遇,冒失的长颈鹿冲过来,他们“撞”在了一起,摔倒在了地上,无数的小星星在他们头顶绕啊绕,他们对望着,那一刻,幸福来临,他们决定在一起。爱一个人,有时是天赋,有时也需要学习。

《爱心树》
谢尔·希尔弗斯坦

一棵大树爱上一个小男孩,小男孩每天来爬树、摘树叶、吃苹果……男孩渐渐长大,不再与大树一起玩耍。男孩希望获得金钱,大树把苹果给他去换钱;男孩需要建立家庭,大树把树枝给他造房;男孩希望去远航,大树把树干给他造船。男孩变成老人回到大树身边,大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他,不过它还有个树墩,可以让男孩坐下来休息……

施与受,爱与被爱,付出是没有意义的吗?

成年人的
童心盛宴

已经没有资格过儿童节的您,是否还有阅读绘本的习惯?那些由斑斓的色彩、明快的线条、温馨的故事构成的绘本世界是否已经离您越来越远?

很多走进书店的成年人,都希望找到一本自己童年时的图画书给孩子,让小红帽、小蝌蚪、葫芦娃继续影响下一代,而自己,则将视线悄悄转向职场、哲学、理财、畅销小说。在成人世界里流通的绘本大概只有几米的作品,而且只停留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。

“绘本在中国的概念时间短,大家都认为只有儿童才看图画书,而且绘本中儿童绘本占了多数,书店也形成习惯将绘本放置在童书区。但事实上,很多绘本是给成年人看的,比如《我怎样毁了我的一生》,孩子根本看不懂。”三联书店绘本馆责任编辑刘扬说。

海豚绘本花园负责人杨金龙以《我的爸爸叫焦尼》为例:3岁小孩从书里看到的是一个故事,6岁以上的儿童就能从中看到对爸爸的爱,三四年级的小孩来阅读,就会看出单亲家庭的特殊感动,成人来看就会看出婚姻、教育等更深层次的东西。

杨金龙认为,绘本包含信息量其实比文字更大,绝大多数绘本拿掉文字部分后,剩下图画也能讲述完整的故事。“因为小孩对图画的接受能力更强,文字却是抽象的东西,所以,人们认为绘本是小孩的专利,其实在当下的快节奏生活中,成人更需要这种直接的图画阅读。”

很多年轻人是看日韩漫画长大的,中国读者对漫画的熟悉度高于绘本,因此有人认为是绘本是漫画书的一种,或者漫画是绘本的一个类别,但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。

漫画是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来描绘生活或时事的图画,在我国,漫画与连环画被分成两种东西,但在国外并没有这样的区分,现在的漫画书是用很多连续的漫画讲一个比较长的故事。而连环画则是根据故事所叙述的情节,顺次排列成一系列有字有画的小册子,一般指我国传统的小人书。“去掉文字的日韩漫画,几乎是无法阅读的,但是绘本则不一样,画面都会有很多细节的信息,漫画也能讲故事,但是没有很多细节去品味,绘本画面和漫画画面有很大区别。”

绘本并非所谓知识的载体,连环漫画相比,后者好比是传统舞台剧,读者只能在一定角度用全景去看,会产生极大的距离感,而绘本的每一页都是完整的精美画面,我们可以领略这种“图画语言”。

熊亮身处美院图文学教学一线,一方面教学生,同时也出版多本自己的绘本。“你的思维不可能纯粹用画面或用文字表达全面,绘本的语言跟电影语言、戏剧语言是一样的,文字、绘画、音乐是分不开的,全面的信息最利于我们接收,绘本像全息化的艺术形式,会直观表达你的思维状态。绘本不是传统观念中的文配图,不是简单诠释故事,也不是简单的轻阅读,它有能力产生极大的距离感,而绘本的每一页都是完整的精美画面,我们可以领略这种“图画语言”。

绘本更温暖、更真实。”世界并不是所谓知识的载体,更多承担的是给人启迪、发人深省、抚慰心灵,给人以快乐的功能。从阅读趋势来看,绘本更具有艺术的功能。做得好的绘本,可以当做艺术品,因为它集中了很多巧思。 据华商报